

國際　深度

「Ocean Inc.」

越南、中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大馬：沿南海而生的普通漁民，掙扎在爭端前線

在我們和他們、合法和非法、守衛和入侵之間，這片總被稱作全球最富饒的海域，還能許諾多久的未來？

插畫：Rosa Lee



Vo Kieu Bao Uyen, Aliza Shah, Keith Fabro, Fuk Loi, Jamal A. Nashr, Yogi Eka Sahputra等｜2021-10-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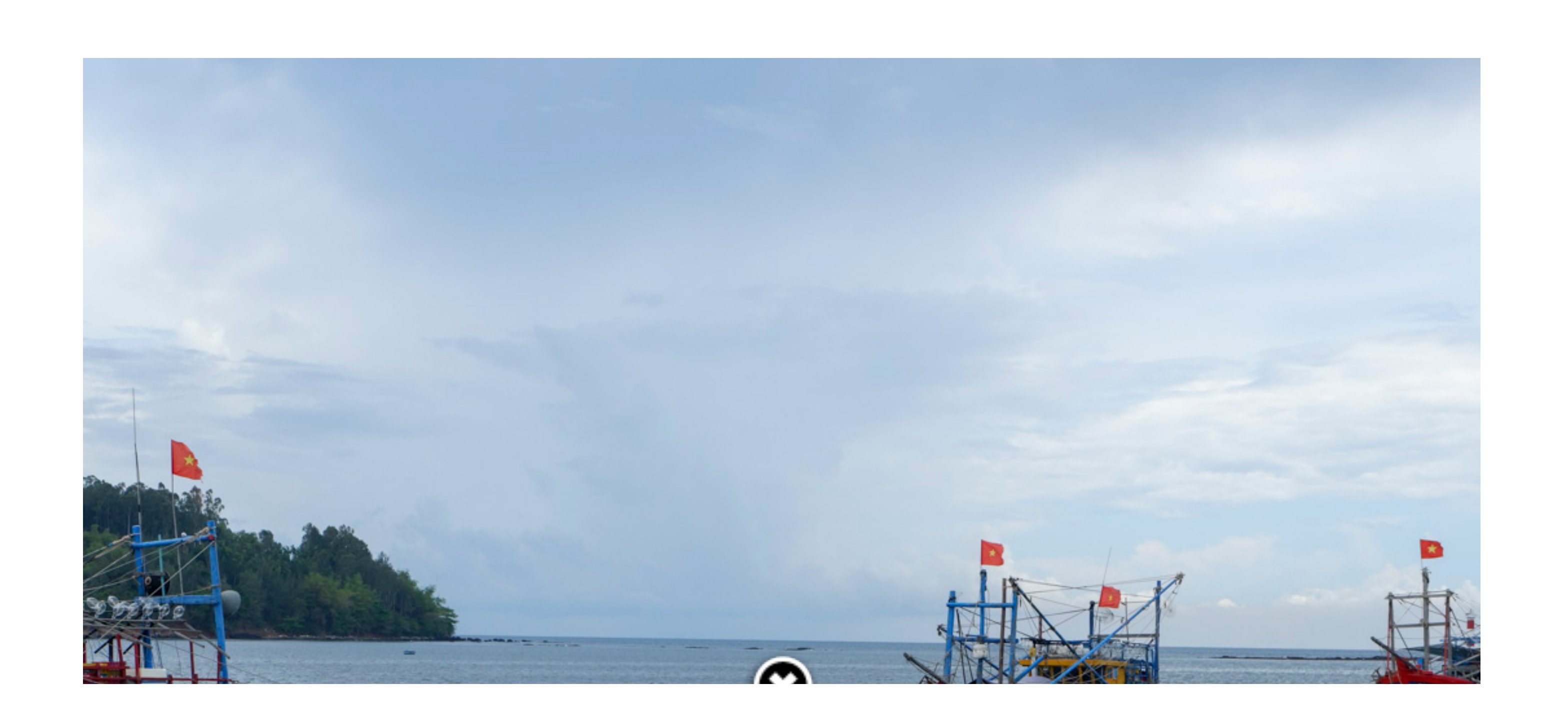
IUU捕撈活動　南海爭議

【編者按】南海上的爭端，常用一張地圖展現，各種顏色的線條，便是周邊國家對領海的主張。地圖代表著主權，而生活在此、靠海而生的普通人或者要為「維護主權」出力、或者就是「侵犯主權」的敵人。在越南，若漁民在海上與來自中國的警衛隊產生衝突，便會得到稱讚；在中國海南，很多漁民作為「海上民兵」，有著「守護南海」的名聲。在這些爭議聲中，他們的生活日常和艱難之處，鮮少被看到；他們渴望的飽暖和安寧，卻似乎越來越難。

這篇報導講述了來自越南、印度尼西亞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和中國的漁民眼裏的這片海……魚在哪裏？海的邊界在哪裏？在海上相遇時，會劍拔弩張、視而不見，還是可以像以前那樣聊聊天、甚至換一換漁獲？地圖上的線條幻化成隱形又不可逾越的邊界，在我們和他們、合法和非法、守衛和入侵之間，這片總被稱作全球最富饒的海域，還能許諾多久的未來？

本文由菲律賓媒體Rappler，馬來西亞媒體R.AGE，印尼媒體Tempo，越南獨立撰稿人和端傳媒撰稿人合作完成。藉此再次恭喜Rappler的CEO和聯合創始人Maria Angelita Ressa獲得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。

「Oceans Inc.」是端傳媒近期參與的一項跨境合作調查報導，關注海洋上的非法、不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（IUU）。該系列報導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（ERC）與來自十數個不同國家媒體的編輯、記者通力合作完成。端將陸續發表來自「Oceans Inc.」的深度報導，本文是第二篇。歡迎閱讀第一篇：《【長篇調查】死在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印尼漁工》。



越南中部廣義省（Quang Ngai）的Sa Ky海港，是當地船隻前往南中國海的必經之路。攝：Vo Kieu Bao Uyen

越南：越南被其他國家稱為「偷魚者」，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

> 被釋放後，他說會再找一個新船東，「沒有別的辦法。我們沒有土地，沒有財產，只有在（每次）被捕後累積的債務。」

Vo Kieu Bao Uyen，越南獨立記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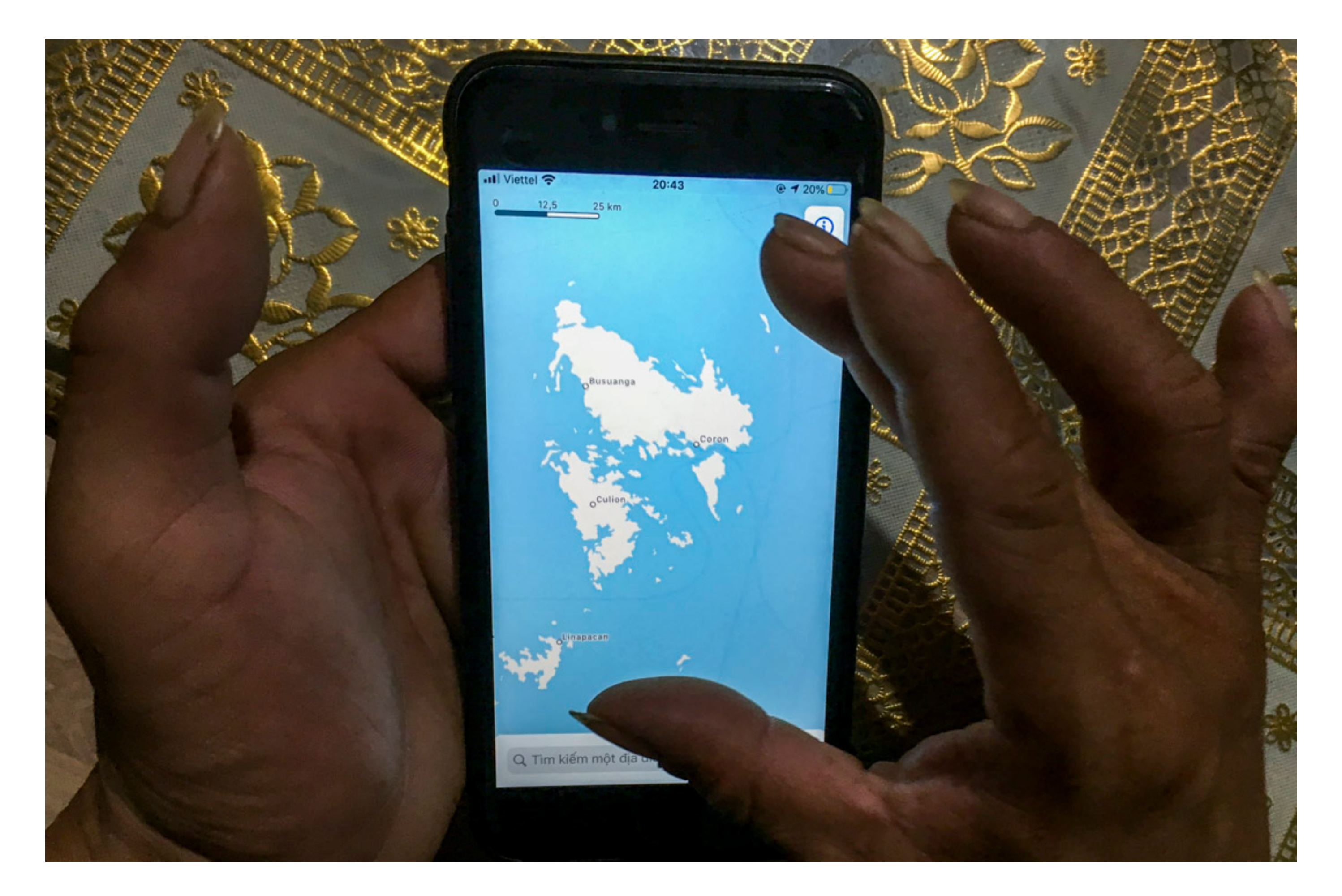
越南的一位船長杜伊（Duy）深吸了一口煙，沉默了，他的腿勾在椅子上，坐在他樸素的單層房子中間。這個40歲的男人，又高又瘦，有著被海洋上的陽光曬得黝黑的皮膚，他把目光從大門轉向馬路的另一邊，那是 Sa Ky，越南中部廣義（Quang Ngai）繁忙的海港。

由於害怕報復要求匿名的杜伊，講述了他在馬來西亞監獄的待遇，「我的手腕被綁起來，被迫高高舉起，臉貼在牆上。我感覺自己快要被處死了。然後，警察用一根藤條在我的臀部抽了一鞭，痛到讓人昏倒。」他對記者說。

在非法、未報告和無管制 （IUU）捕魚特別猖獗的南中國海海域，與ERC合作的記者多次被鄰國的漁民告知，越南漁民是主要的非法捕魚者。然而，杜伊的故事描繪了更為複雜的一面，它突出了受大公司和地緣政治利益驅動的IUU捕魚對人類和環境的影響。

2019年9月，杜伊和他的12名船員在沙巴（Sabah，馬來西亞婆羅洲島上的一個州）捕魚時被馬來西亞海岸警衛隊逮捕。杜伊說：「我花大把錢買了一張我認為是真實的捕魚許可證，最後我才知道那個許可證是假的。」

法官宣布對船長處以兩個月的監禁、7000萬越南盾（3,000美元）的罰款和鞭刑，船員的罰款較低一



越南船長杜伊用手機的地圖展示他曾經捕魚的海域。攝：Vo Kieu Bao Uyen

可廣義的漁船還是經常進入馬來西亞、印尼或泰國的水域。有時，他們甚至冒險遠行至太平洋。這些船隻的侵入變得司空見慣，以至於越南被歐盟委員會簽發了一張「黃卡」，越南向歐盟出口的海產受到了限制。

兩年前，杜伊和他的妻子想盡辦法建了一艘價值40億越南盾（170,000美元）的木船。他們花光了最後一點積蓄，賣掉了房子，向杜伊的弟弟和其他親戚求助，從國家銀行貸款，甚至以高利率向當地富人借款。在別人的船上工作24年後，杜伊終於擁有了自己的船。

南中國海佔地350萬平方公里，作為地球上最多樣化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，擁有約3,365種海洋魚類。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漁船在這裏作業，佔全球漁獲量的12%。豐富的魚類為周邊國家和地區的370萬人提供了就業機會。然而，由於拖網漁船的廣泛使用，這裏的魚類資源正在枯竭。

2019年9月之行的第六天，杜伊的船抵達越南與馬來西亞領海交界的一處。船長下令拋錨。與之前的行程一樣，船員們開始工作——不是用漁網捕魚，而是用噴漆裝點船身。船艙的顏色很快被噴漆刷成了橙色，船體上的數字上也被馬來西亞字母和數字覆蓋住，啟航時懸掛的越南國旗，也被改為馬來西亞的國旗。改裝了船上，還有一張與船身相符的馬來西亞捕魚許可證，杜伊有信心能越過邊境，進入馬來西亞水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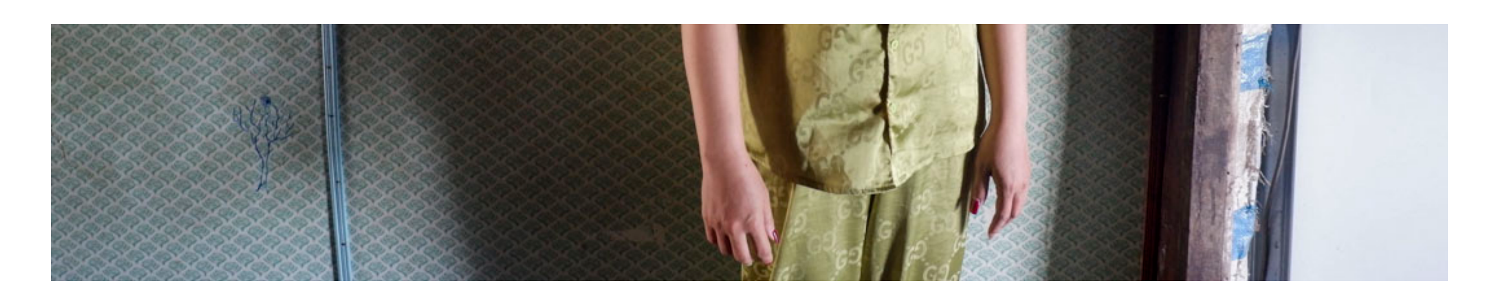
錢，他會在他的救助名單上劃掉我的名字，並向警方舉報我們。他有錢有勢——我確信廣義還有許多其他漁船都在這個系統中。」

對於杜伊來說，馬來西亞是誘人的：這裏的海洋資源依然豐富，水淺、水流溫和，在這裏捕魚，要比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更順暢、更安全。

每次捕魚通常持續2個月。中途，他的船會進入馬來西亞的納閩（Labuan）海港一次，以數百公斤的漁獲物來換取食用油和食物。其餘的漁獲物將被運回Sa Ky港，並出售給批發海鮮商店。一位經常購買杜伊漁獲的批發店老闆說：「從這裏出發，魚會被運送到任何地方。它們將在國內市場售賣，質量較高的將被選為出口到國際的產品。尤其是海參，將銷往中國市場。」

減去所有成本，每位船員獲得3000萬越南盾（1,300美元）的報酬，船東則獲得150-200億越南盾（6,000-8,000 美元），如果他們的網捕獲了一大群魚，還會得到更多報酬。「這樣一趟的利潤比近岸釣魚高十倍；比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釣魚高三四倍，所以，每個人都想這樣做。對我來說，像那樣釣魚兩年，我可以還清所有的債務。」杜伊說。

但在9月的那次行程中，杜伊和他的船員被捕，一切都崩潰了。這是他使用馬來西亞「許可證」的第五次行程。「直到我被捕時，我才知道這是一張假許可證。雖然我以前在國外其他海域偷獵過，但



丁氏恆的丈夫阮玉輝在丹戎檳榔監獄服刑。攝：Vo Kieu Bao Uyen

「我不得不抵押我們唯一的摩托車，媽媽抵押了她的房子來幫助我籌集1.3億越南盾（5,600 美元）來滿足救助條件。然而，我們一家人未能在越南團聚。」丁氏恒（Dinh Thi Hang）說，她多次嘗試向堅江當局尋求幫助，但一切都是徒勞。

在丹戎檳榔監獄，丁氏恒的丈夫阮玉輝（Nguyen Quoc Huy）和他的船員小心分配著最後一些方便面，「監獄的膳食份量不夠。家人不得不寄錢給我們買食物。」阮玉輝通過監獄的電話告訴ERC記者。



納土納漁民聯盟主席 （KANN）亨德里（Hendri）說，漁民們上報每天有數十艘非法漁船出現在納土納。「就好像他們不再害怕在納土納捕魚了，」他說，「當夜幕降臨時，他們就像一場燈光璀璨的遊行。」又補充指外國船隻白天會拖曳拖網，晚上會聚集在一個地方。「我們經常在距離納土納外圍50英里的地方發現他們。」只有漁民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瘋傳時，地方當局才會巡邏和逮捕他們。

因此，在2020年3月4日，30艘配備「cantrang」（一種拖網）的漁船離開了中爪哇省直葛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